

<<小女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小女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429216

10位ISBN编号：7801429214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华艺出版社

作者：李玉茹

页数：27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小女人>>

内容概要

这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女士创作的一部小说，讲述了一个叫品子的童养媳如何自强、自立的故事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“九一八”事变后老北京天桥艺人及下层市民的生活。

品子自幼给一家旗人的傻儿子做童养媳，饱受婆婆虐待，14岁便圆了房。

男人死后，带着女儿艰辛度日，婆婆还谋划着卖她为娼。

万般无奈，品子只好跟着唱莲花落的艺人到天桥卖唱。

她从艺认真，洁身自好，并结识了一些侠肝义胆的艺人及进步青年郭先生，从而找到了自己的新生。

这部戏剧界老艺术家创作的文学作品，描述细腻，朴实平易，娓娓道来，顿具京味。

<<小女人>>

作者简介

李玉茹，满族，1923年生人。

1933年考入北平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，从王瑶卿、吴富琴、律佩芳、郭际湘、王蕙芳、诸如香与包丹亭等许多老师学习。

在校期间，和侯玉兰、白玉薇、李玉芝并誉为“四块玉”。

1940年毕业后，李玉茹先后拜赵桐珊、梅兰芳、荀慧生几位先生为师，并私淑于连泉先生，同时延请老师持续练习毯子功和把子。

此外，还特地聘请专家学习昆曲、弋阳腔和梆子，并将其中一些一剧目改编移植为京剧上演。

李玉茹曾组织“如意社”，挑班演出，也搭过马连良和周信芳先生的班子，并与李少春、叶盛章、袁世海等人合作。

1953年参加华东戏曲研究院试验京剧团，此后一直在上海京剧院工作至今。

创作排演的新剧目很多。

自从老伴曹禺1988年住进医院以后，李玉茹着力于写作，前后写了论文几十万字，1983年发表剧本《青丝恨》，1996年发表长篇小说《小女人》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映。

<<小女人>>

书籍目录

序 曹禹序 胡契青搬家小破院活不下去雨地里好街坊我行吗？
豁出去！
撂地儿白兰为了小丑新街坊还得活！
开小押店的品子真行！
要出人命贫民学校侦辑队瑞福子怎么办？
韩家潭像蜗牛真窝囊没想到！
不易！
说不出迷瞪逼得没路爱没奔头蚂蚁！
天坛有了奔头没路！
认输？
别了，小院！
舍不得活了新的路后记 李玉茹

<<小女人>>

章节摘录

搬家 “九一八”以后的北平，依然十分热闹。北平人爱说一句话：“咱们这儿，是出皇上的地方！”确实，北平内城大大小小就有九个城门。内城以外，还有七个外城门，北平人叫它里九外七。北有德胜门、安定门，南有永定门，东有东直门、齐化门，西有西直门、平则门，真是固若金汤。北平人十分以此自得。

东西南北，经纬分明，聚集着的人们也是三六九等。有权有钱的人都住东城、西城。北城曾是八旗驻地，大清被推翻了，这一带也就算是贱地了。“下九流”则在东南城一带云集，时代变迁了，哈德门、花市，也都成了北平热闹的地方。南城更成了商业十分发达的地区，尤其是前门大街到珠市口这一带，格外繁华，大绸缎庄、大药铺、首饰楼、古玩玉器铺、大茶叶铺，应有尽有。东单、东四牌楼，西单、西四牌楼，虽也有些商业店铺，但远远比不上前门大街热闹阔气。东西城住着的有钱人家，买东西也得到前门大街。那时候，王府井还提不到话下，也只有少数外国人开的铺子在经营。虽然已经有了东安市场，可仿佛也都是富贵人家常去的地方，一般人并不愿意去。因此前门大街这一带，真是车水马龙。有轨电车，北平人叫“铛铛车”，因为开车人不住地踩着脚底下的一个铜铃，发出“diangdiang”的响声，为的是叫人回避。马车、汽车，还有擦得锃亮的人力车，有时也发出丁冬声。坐在人力车上的人，往往故意把脚铃踩得既有节奏，又十分清脆，以显威风。行人们往往被这种丁冬声吸引着，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看看。车上的人，有妙龄少女、少妇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故意叫人们多看看她们；也有穿蓝缎团花长袍子的先生，外穿一件黑漳绒坎肩，跷着二郎腿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留着八字胡子，修剪得十分整洁，不司一世地坐在车上，偶尔也踩两下脚铃，为的是引人注目。就是他们的洋车夫，也是干净利索，上身白布对襟小褂，数不清的一字纽襟儿，下穿黑布裤子，扎着一副绑腿，脚踩千层底黑布鞋，头包雪白的羊肚手巾，跑起来飞快。

北平人嗓子各个好，无论洋车夫的喊声：“靠边啦！”“借光您哪！”还是珠市口往南卖估衣的吆喝声，都是又有腔，又有调，这一嗓子老远就能听得见，真是地动山摇。

就在这样热闹的前门大街上，有辆破洋车。拉车的是个老头，慢条斯理地走着，也不知他是吃力还是故意慢慢腾腾。车上坐着一位50岁左右的老太太，身穿一件蓝布夹袍，洗得退了颜色，可是板平板平的；黑布裤子绑着腿，一双家做千层底布鞋；头上用刨花水抹得连根头发丝也挑不起来，又抹了一层锅烟，像个乌黑乌黑的墨壳。她永远闭不上嘴，露着一口黄牙板子大薄牙，叫人看着恶心。这位老太太挺着腰杆，端端正正坐在洋车上。她的右边，戳着一条显鼻子显眼的红木板凳，左边还放了一卷席子，车簸箕里又放了一个煤炉子。跟在洋车后面走的是个20岁不到的小寡妇，长得白净，高高的鼻梁，鼻尖稍有点上翘，细眉秀目，眉目间带着一丝忧郁。她穿着一件灰布旗袍，挎着个蓝花土布包裹，背着个不大的铺盖卷，脚上一双黑布鞋，满脚尘土，但仍然看得出是一对不大不小的天足。她右手拎着一把铁壶，左手还领着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。小女孩膀子上挎个破篮子，里面装着破瓶破罐。

<<小女人>>

小女孩不断听到妈妈轻声的催促：“快点儿走！

跟不上洋车，奶奶又要骂了！

”小女孩很懂事，精瘦精瘦的小脸上净是虫疤，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，满头黄毛被汗水紧紧贴在头上。

坐在洋车上的老太太姓关，后面跟着走的是她的寡妇儿媳和唯一的孙女。

关老太太东张西望地看着前门大街上一家家阔绰的店铺，还时不时地扭过头来喊：“品子，你们娘儿俩磨蹭什么？

快点儿走！

”这辆破洋车和这个老车夫、小寡妇、丑女孩，走在前门大街这么繁华的地方，很不相称，便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，觉得挺稀罕。

原来她们是从司法部街后身的四眼井，往南城珠市口大街西边的博余胡同搬家。

前门的门洞两侧各有一座庙宇，一边是关帝庙，一边是观音庙。

刚好今天是初一，关老太太让老车夫在关帝庙前停一停，她要烧炷香，求求关老爷保佑她们搬到新家日子过得顺畅；还想求个签儿，问问老头子的下落。

老车夫慢悠悠撂下车把，品子连忙搬下炉子、席子和那条红木的宽板凳。

关老太太常用这条红木板凳炫耀自己过去是够有谱儿的。

品子把老太太扶下洋车，要搀她进庙。

关老太太一甩手，龇着黄牙板子，竖起三角眼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“别进去！

一个寡妇还进庙？

冲了关帝爷，没有你的好！

在门口看着我的红木板凳。

小丑子也别进去！

”关老太太说完，迈着方步进庙烧香去了。

老拉车的看看这个年轻的小寡妇和细脖大脑袋的小姑娘。

小姑娘正瞪着一双像被惊吓的小鹿似的眼睛瞅着妈妈，汗水顺着头上的黄毛滴滴答答往下流。

老拉车的怜悯地说：“少奶奶，您背着这些东西走了一道儿了，在车簸箕里歇歇脚吧……把东西放在地上，抱着孩子上车歇会儿。

”品子说：“不，不。

谢谢您啦！

不累，不累。

您走了这么长的路，自个儿歇歇吧！

”说着，把背着的东西放在车上。

老拉车的也就不再吭声，从腰里掏出烟袋荷包，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起烟来。

品子把小丑放在车簸箕里坐下，给她擦擦汗，又把鞋脱下来，拍拍土，再给她穿上。

老拉车的望着这年轻的小寡妇和丑丫头问：“进庙烧香的是你婆婆吧？

”品子垂下眼皮，嗯了一声。

老拉车的自言自语：“我一猜，就猜着了。

不然怎么舍得！

丫头，进庙去磕个头，保佑你长大了找个好婆家。

”小丑两只大眼睛对着品子翻了翻，她多么想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呀！

“奶奶为什么不叫我和妈妈进去？

”小丑问着品子。

品子用手给小丑理了理湿漉漉的黄毛，露出一丝丝苦笑，“小孩子，不要进去。

奶奶烧香，不愿意咱们跟进去，怕冲撞了佛爷。

等你长大了，妈妈带你进去烧香。

小丑，你就在庙门口磕个头吧，让老佛爷保佑你快快长大！

<<小女人>>

小丑听妈这么一说，高兴极了，把挎着的篮子放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在庙门槛外磕了个头。小丑还没挺起身，关老太太就从庙门里出来了，她又从鼻子眼里哼了一声。

“又是你妈教的！”

脏拉呱叽的，也不怕关帝爷见怪。

快起来！

“关老太太满脸怒气，瞪着三角眼瞥了一下品子。

品子一见婆婆出了庙门，连忙把小丑拉起来，替小丑掸掸膝盖上的土，把篮子扔给小丑挎在小胳膊上。

关老太太不屑一顾地撇了撇那张永远闭不上的大嘴，狠狠地说：“天生挎篮子的命！”

那么细的胳膊肘上，长了那么大一顆黑痣，正好是挎篮子要饭的地方！”

小丑吓得睁大了眼睛，把小胳膊使劲往后背，不肯再挎篮子。

品子噙着眼泪，拉着小丑的另只膀子，仍然给她挎上篮子。

“不会的。

不会的，奶奶吓唬你呢……”品子悄悄和小丑说着。

拉车的老头慢慢地磕了磕旱烟袋，把烟荷包别在腰里。

“我也想进庙烧炷香，保佑我这孤老头子，早死早灭早托生。

老太太，老佛爷保佑您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长生不死！”

老拉车的没有好气地嘟囔着。

这位关老太太外号叫“母老虎”，长着一张过长的脸，她用三角眼死命地盯了一眼老拉车的。

老车夫只当没有看见，把席子、板凳往洋车上挪，说了声“老太太您上车吧！”

最后把煤球炉子往车簸箕里一放。

老拉车的满脸皱纹，像个干核桃似的。

他对着小丑眯上眼睛，还挤了挤，“走吧，逛前门大街去！”

拉车的老头是拉不动呢，还是有意照顾品子和小丑，谁也不知道，拉起车来，仍是慢慢往南走。

品子和小丑从没有走过这么热闹的大街。

小丑紧紧拉着妈妈的衣襟，品子也紧紧挨着婆婆的洋车，害怕被人流和车辆撞倒，她实在没有心思看热闹。

小丑不断地拽着妈妈的衣袖说：“快到了吗？”

我走不动了！”

品子背着铺盖卷，挎着包袱，脸也涨红了，“快了，快到了！”

拉车的老头回头看了看这个年轻的小寡妇和她的孩子，“早哪！”

这一棚子，少说也有好几里地，我这趟买卖真够苦的。

咱们慢慢遛吧！”

母老虎一听，火了，“早说拉不动，就别揽座儿！”

瞧你这个走劲儿，前门大街上哪儿有你这样拉车的？”

到了博余胡同，吃不上午饭，倒该吃晚饭了！”

“要快，就别图省钱。

小伙子拉得快，可您老又舍不得花钱！”

老拉车的气呼呼地说着。

母老虎不愿意跟拉车的斗嘴，咽了口气，不吱声了。

她仍被前门大街的热闹劲儿吸引着。

拉车的老头不断地回头看看小丑，脚底下越走越慢了。

小破院 在珠市口西大街与虎坊桥接壤的地方，有一条博余胡同。

胡同里路东又有一条极窄的死胡同，那里一共也没有几所房子，母老虎要搬进去的就是这死胡同里的最后一个小破院。

好不容易，老拉车的把母老虎一家送到了。

<<小女人>>

只见一扇破败的小门，门漆已剥落了，门框也侧歪了。

祖孙三人，总算搬了个新家。

门是坐东朝西，小院很不合格局。

北房三间，旁边西墙角有个茅房，还有一间东屋，两间南屋。

母老虎新赁的就是两间南屋中的一间，旁边还有一间空着。

北屋住着两户人家，挨着茅房的一间半，住着一位老人带着个小孙女。

老人大约50多岁，颀长个子，宽肩膀，猫着腰，脖子后长着个大肉瘤，大家称他孙六爷。

这一间半房挨着茅房，房钱自然便宜些。

可孙六爷说，过去皇上住的都是坐北朝南，他不是为便宜，是讨个吉利。

孙六爷从年轻时就当“窝脖儿”，老伴儿年纪不大得痲病死了，有个儿子也死了，媳妇改嫁了，就剩下他带着个孙女大妞子过日子，现在老了，扛不动了，就挑个挑子打小鼓，以此为生。

这院里数他年长。

孙女大妞子腼腆腼腆的，从不出声。

爷爷常给她讲讲《女儿经》、《二十四孝》这一类的书。

大妞子只有12岁，被爷爷管教得蔫儿不出溜，默默地做着家务活。

她的行动坐卧，就像个小大人似的，蒸窝头、洗衣裳、缝缝补补，样样都行。

大妞子还帮爷爷整理买回来的破烂、旧货，拣出来，拿到小市换鸡蛋，好东西爷爷自己拿到集市去卖。

。

大妞子听惯了爷爷教训的“不苟言笑”、“冷若冰霜”，低头进，低头出。

对同院邻居，她顶多在嗓子眼儿里叫一声“大妈”或“大婶”，比蚊子叫还轻些。

东屋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，男的在天桥摔跤，姓什么不知道，只知叫铁柱。

他女人也在天桥撂地儿唱落子。

铁柱矮墩墩厚墩墩的，肩膀比个案板还宽些。

他们养了一个男孩子叫“小屁子”，院里人都叫他女人小屁子妈。

铁柱和她女人早出晚归，早饭吃过，八九点钟就出去，直到快上灯的时候才回家，把小屁子就托给住北屋那另一间半的刘小脚。

这位刘小脚是个热心人，人家托她什么事，她总是帮忙，又十分尽责。

她大约40岁，白皙的皮肤，有几粒浅白麻子，一双小脚又周正又利索，常穿条黑布散腿裤和一件月白小夹袄，透着干净。

刘小脚整天忙乎着，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催着她去干。

她是全院最活跃、最乐观、也是最被孙六爷看不起的人。

孙六爷从不正眼瞅她，偶然从外面挑着挑子，看见她正在干活，便会故意耷拉下眼皮，瞥她一眼，或故意咳嗽一声，向她示威。

刘小脚碰到孙六爷的时候，无论手里做着什么活儿，也连忙放下，撵着小脚躲进屋去。

大妞子在院里收拾破烂，刘小脚只要有空，也帮大妞子拣。

要是被孙六爷看见，他就吼起来：“大妞子，放下，进屋来！”

”大妞子也就顺从地放下活儿，抬一下眼皮，似有歉意地扫一眼刘小脚，连忙进屋去了。

孙六爷便会故意高声大嗓地说：“我平常是怎么嘱咐的？”

叫你少理刘小脚这种人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”

”他瞪着一双黑豆似的眼睛，看着大妞子。

大妞子抬起眼，望望爷爷黝黑的净是皱纹的脸，只见那双黑豆似的小眼睛炯炯发光。

大妞子想解释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

“你爷爷当了一辈子窝脖儿，现在扛不动了，咱们打小鼓，照样靠力气活着。

穷，穷得硬气！”

我敢说，咱们爷儿们穷得干净！”

”孙六爷又撇了撇嘴，“一个姑娘家，少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连恋……”孙六爷这么瞧不起刘小脚，自然不是一天的事了。

<<小女人>>

刘小脚的男人叫刘福庆，原来在一家小钱庄跑外，掌柜的看他能干，也很信任他。他是一个勤勤恳恳埋头干活的人，可由于太老实、太认真了，连生病也不吭声，得了肺病，被掌柜的辞了。

从此刘福庆的病一天比一天厉害，躺在炕上，全靠刘小脚端屎端尿伺候着。

刘小脚从不怨天尤人，尽管担子压得她透不过气来，也总是逆来顺受。

要给男人请大夫，还要做饭，洗洗涮涮的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刘小脚就找了一个班子，给班子里的姑娘当跟妈。

刘小脚虽说40多岁，可仍然显得俏皮，见人就笑，看上去也就30多。

乌黑的头发挽了个髻，无论穿什么旧衣裳，总是平平整整的，满脸有股子喜兴劲儿。

由于她勤快，讨人喜欢，在外面混得不错。

每天早早吃过晚饭，打点男人睡下，她就到不远的石头胡同班子里伺候人去了。

夜里两三点钟，甚至天蒙蒙亮才能回家。

尽管她有时累得爬不起炕，睡不上几个钟头，又开始了忙不完的家务，可她还要为铁柱夫妻看个周岁的小屁子。

只是她一见孙六爷就害怕，总觉得自个儿干的这活儿是见不得人的，听见孙六爷噎人的话，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

她总是心疼别人，对大妞子、小屁子，甚至新搬来的品子、小丑，她都看着可怜。

只有品子那位母老虎婆婆，是她最不喜欢的人了。

品子一家三口就住进了这小院坐南朝北的一间屋子。

开始，谁也不知道她们家的来历，可从她们搬进来以后，安静的小院就被母老虎搅得不得安生了。

她整天说住这阴湿冰凉的小屋“掉了价儿”，骂品子是“扫帚星”、“克夫命”，骂小丑是“孽种”、“妖种”、“指不定谁的种”。

品子默默地听着，好在已经听惯了，她就为一家三口人吃饭发愁。

老太太还有俩钱，就是不往外掏。

品子每天只好厚着脸皮向婆婆讨几枚铜子儿，买杂合面，只是一要钱，就要挨一顿骂。

母老虎指着品子的脸说：“你这个狐狸精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你公公能打我吗？”

叫我这脸往哪儿放？

不躲开那个院儿，街坊邻居不笑掉了大牙？

现在倒好，你公公也走了。

我这么大岁数，能吃上几口？

你不想法子弄钱去，还想啃我这把老骨头，你做梦吧！

告诉你，这个家我不管了，你当家吧！

” 品子躲到门外淌眼泪，小丑也跟着抹眼泪。

刘小脚就见不得这个，连忙进屋装点白面，或者塞给品子几毛钱。

大妞子也拿出几斤杂合面给她。

品子十分为难：不接下来，家里揭不开锅；接下来，以后可怎么还人家？

品子委委屈屈地瞧着刘小脚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刘小脚向品子努努嘴，又干活儿去了。

母老虎不掏钱能吃上饭，更来劲了，三天两头就大闹一顿，把家里那点老底都抖搂出来，什么“妖精”啦，老不正经的“爬灰”啦，什么傻儿子“叫狐狸精折腾死了”，老不正经的为了品子打她啦，以至什么老不正经的走了，说不定在哪儿等着品子啦，等等等等。

有一回，赶上孙六爷挑着筐从外面进门，母老虎骂得正起劲，孙六爷气得连脖子后面那个肉瘤都紫了。

大妞子正在捡破烂，看见爷爷回来，轻轻叫了一声，又接过挑着的筐。

孙六爷气呼呼地冲着母老虎住的小南屋，狠狠地嚷道：“呸！”

死不要脸的东西，也不怕脏了别人家的耳朵！

当着小姑娘家满嘴喷粪，再撒泼，我非撕你的嘴不可！

<<小女人>>

”

<<小女人>>

编辑推荐

《小女人》由华艺出版社出版。
女人好像生下来就是给予，而不是索取。
她要生儿育女，她要承担家里的一切，并且和男人一样地工作，获取她个人微薄的必需。
也许有的女人还曾获得过她的幸福，而也许有的女人却一生一世也没有。
幸福对女人来说，是那样短暂，倏忽即逝。
但她们的奉献，却是永恒的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